

書 叢 學 文

孽 冤 活

冊 上

著 俄 露 國 法

譯 忽 俞 葵 皖

社 學 共

1 9 2 3

活冤孽卷一

一 大殿

有一天早晨巴黎的人醒來，聽見城裏城外的鐘一片聲的響起來。這就是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距今日恰好是三百四十八年六個月零十九日。那一天，歷史上也沒有什麼可做紀念的事情。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體值得大清早起把巴黎的鐘同那些好百姓驚擾起來。那時也沒有皮考得的人彼功得的人來攻城，也不是出什麼會，也不是學空罷課，也不是我們這位尊嚴的國王回京，就是那巴黎法院門前也不鎗斃什麼犯人可以看的。那個時候法國的太子同弗郎多的公主馬格里特正在講親，弗郎多派來訂婚約的大使同他的隨員人等也到了巴黎兩日了。這却難爲了教主布朋，他要討國王的好，沒奈何打起一副笑容，同弗郎多的粗野人物招呼，還請他們在他府中看戲，可憐他門口的燈彩却被一陣大雨打得不成樣子。

原來一月六日這一天，全巴黎的人都坐臥不安起來，却是一個雙節，叫做國王節，又叫做優

子節，竟直不知是什麼時候他們兩個就湊在一塊兒的。

這一天，那谷列夫地方有煙火看，不拉克禮拜堂那裏要行種山查花的禮，大公殿裏頭有戲看。頭一天晚上，市長的親兵，身上穿着紫背心胸前一個大白十字的，就把這幾件事情，在十字街口，用着喇叭的聲音，通知大家了。

那些男男女女自清早起就關門關店的望這三塊地方來。有的來看煙火，有的來看種山查花，有的來看戲，人人都預先定好了。不過我們却要佩服巴黎人的見識，他們這些人，大半是來看煙火看戲的，那煙火正是行時的時候，那戲就在大公殿裏開演，那裏四面八方都有遮蓋的，大家不約而同的讓那山查花獨自一個在一月天氣裏頭在那不拉克禮拜堂的墳圈裏發抖。

那些人衆望大公殿來的却格外的多，大家都聽說那前日來的弗郎多大使要到大殿裏看戲，還要幫着選舉傻教皇呢。

那個大殿雖說是那時候世界有名的大廳子，在那一天，你要想進去倒是不是容易的。大殿前面擠滿了人衆，在四旁樓窗裏看下來，好像一個人海，那五六條街道好像五六個河口，無一時

刻不湧進一陣新人頭來。這個人海漸漸大了起來，那回人衆就擠到四圍的屋子旁邊，那幾個屋角仰在人海裏頭好像幾個地角。那大殿的大門中間有一條大石磴，石磴上面就是一上一下的兩條潮流流個不住，這兩條潮流都是在那石磴的盡處分開，再望大殿兩旁邊湧了進去，那人頭不住的從石磴上流下來，好像一條瀑布流進湖裏一樣。那些笑聲，吵鬧聲，同幾千人的脚步聲，共成了一個大聲。有時這個聲音加倍的響起來，那必是潮頭被阻了，潮頭倒轉頭來了，紛亂了。那時就有一個弓箭手或是一個騎馬的警官跑來維持秩序。

門檻裏，窗子裏，屋脊上，都是簇擁着庶多婦女，打扮得花枝一般，靜靜的在那裏看熱鬧，看看這個大殿，再看那人衆，似乎十分滿足的樣子。那巴黎人有了這庶多趁熱鬧的人可看，也就不作他想了，他們平時看見一方光壁只要聽見那一邊有什麼響動就覺得希奇不了呢。

如果我們一八三〇年的人能夠同十五世紀的巴黎人混在一處，譬如就在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那一天同這些人擠擠碰碰的走進個大殿來，那時候樣樣都是嶄新的，不像現在這般老舊，倒也另有一番氣象。

我們不妨閉着眼睛想來，我們難在這般人中間跨進大殿的們限兒的時候是個怎樣的感覺。

那第一個感覺就是那眼睛被各樣顏色迷住辨不出青紅皂白來，那耳朵只覺得嗡嗡的聽不清什麼聲音來。在我們頭頂上是一個雙拱，上頭彫着各樣人物，漆的金碧輝煌的，我們的腳底下都是方大理石塊兒，一塊白的一塊黑的嵌着。在我門站的地方幾步之內就是一根大柱，過去點又一根大柱，再過去還有一根，一共七根大柱都是承着那雙拱的。那前邊四根柱的旁邊，都是攤子店子，擺着許多金銀首飾玻璃什物映人眼睛，那後邊三根柱旁邊都是些橡樹的長凳子，那凳子上坐處都被那騰誥師的褲子袍子磨光了。那大殿裏四邊，那大牆面前，那大門中間，那窗子上，那大柱中間，都是無數的法國國王的神像，自發拉官以下沒有少了一個。

且說這個長方形的大殿在這個時候，是一月裏頭，那光線好不慘淡，却被這般嘶罵打叫的人闖進來，有的隨着那牆壁跑來，有的繞着那七根柱子打轉，列位大約也不等我說，就曉得那情狀是怎麼樣了，我今且一樣一樣的細細說來給大家聽。

那大長方形的殿的兩頭都不是空着，這一頭是那塊有名的大理石桌，這面桌是一片石做成的，他有那般長那般大那般厚，照那史書說起來，竟直世界上沒有見過的；那一頭是一個庵，是當初路易十一造的，他把他自己的神像塑在上頭，跪在那貞女神面前，還把加耳同聖路易的神像也搬了來供在裏頭，說是這二聖是法國國主裏頭在天上最有勢力的人，他也不要那一排神龕裏面却空了兩個了。

這就是在這張大理石桌子上照着向來習慣開演那戲。那是那天早上就預備下了，那大理石板已經被那些律師同書記生的腳跟勒的無數的痕已是凸凹不齊了，在這石板上再搭起一個臺來，那上面大殿裏各處都可以看見，就做戲臺，那裏面用簾子幔子遮斷的就是後臺。一條手梯明晃晃擺在外邊，就是前臺後臺相通之路，那角色上臺下臺也打從這裏經過。無論什麼人什麼佈景上臺總是由這個手梯當差。你道這種佈置的法子幼稚不幼稚呢？

警察們是保護公安的，你們趕什麼熱鬧？他們總要在場的，現在就有四個警察站在那大理石桌的四角上。

那戲要等到正午殿裏的大鐘敲十二句時候纔開演。這個較平常做戲的時候自然稍遲點，不過我們要配準那大使的時刻行事囉。

這般人一清早起就來了。那人衆時刻的多起來，像潮水一般倒處的湧了去，有爬上壁的，爬上窗的，攀在樑上的，無論什麼地方，總要有點凸凹，就有一個人在那裏。

內中有一羣快活鬼，他們把一個窗子的玻璃打碎了，就大膽的跨着那窗盤坐起來，還在那裏不住的向着殿裏殿外的這般人衆說俏皮話兒。這般人嘻笑個不歇，大殿裏四處都有他們的伴兒，都用那滑稽的話頭互相招呼，他們是沒有一點不耐煩的樣子，他們把衆人取樂着正好等着那戲開演呢。

「哎呀，約恩斯夫羅落幕囊的落，你在這裏麼？」這說話的是一個小白臉兒，細細身材，形容標緻，却在那梁上的縫兒中間鑽着，「人家叫你做約安幕南，幕南法語風車意，竟是不錯的，你兩隻臂膀兩隻腿的那個形狀同那風車的四隻翅兒真是一樣。你是幾時來的？」

約恩斯夫羅落道，「真正晦氣，我來了四點多鐘了，我想那閻王應該把我在地獄的鐘點減

少幾點鐘纔是我聽見那聖禮拜堂那裏西西利國王的八個唱聖歌的在七點鐘的時候唱那頭一句聖經呢。」

那一個說道，「他們唱得好得很，那聲音比他們的帽兒還尖。聽說每次做禮拜的前那國王總要問問他們的拉丁口音倒底給那聖約翰唱聖經聖約翰中聽不中聽呢。」

站在窗子底下一個老婦人道，「西西利國王的唱聖歌的都是該殺的東西。因為了他們不知用了多少錢。你們想想，每次做禮拜都要成千磅錢，却到我們巴黎的魚攤上來收捐。」

站在那賣魚婦人旁邊却有一個大人物，他唱道，「老東西，不要多說，這做禮拜分明是要的。難道你願意我們國王害病麼？」

那個鑽在那梁上的縫兒裏的小學生大聲道，「說得好，幾耳斯雷考呂先生！皇家硝皮匠先生說得好。」

大家聽見皇家硝皮匠先生這個奇怪名字都大笑起來。

有的叫道，「雷考呂！幾耳斯雷考呂！」

又有一個道，「アムコクム」拉丁語披毛

戴角的意恩

那梁上小鬼接着說道，「唉！這是不錯的，有什麼可笑呢？偉人幾耳斯雷考呂，皇室總管約安

雷考呂先生的兄弟，萬生斯 ×××園第一個看門的馬意雷考呂先生的兒子，都是巴黎的市民，老子

兒子都是娶過親的。

這一下子大家格外的大笑起來。那個大硝皮匠看見四方八面的眼光都注在他身上，就想擠了出去躲避躲避，那曉得用盡氣力。那想擠得出去，大家反把他擠得緊緊的動不得，他那個面因爲又氣又急就變紅變紫的起來。

到末了他的同道來了一個，矮小身材，那肥胖尊貴的樣子極也不差多少，跑來搭救。

「這真是無法無天了，這般學生竟對着一個市民說起這樣的話來。在我們那時候人家就要用棍子敲他門的腿了。」

這班人從新的大笑起來。

「咳！那個說這句話那個是這個雜種？」

一個說，「我認得他，就是央都列。」「斯里哀閣下。」

又一個說道，「他是大學裏四個賣書的中間一個。」

第三個說道，「這店裏面隨便什麼都是四個，四國，四科，四節，四個律師，四個選舉人，四個賣書的。」

約安夫羅落道，「既然這樣，鬼也應該有四個呢。」

「「斯里哀，我們要燒你的書。」

「「斯里哀，我們要打你的低下人。」

「「斯里哀，我們要同你的妻子玩。」

「呀！那個梧道得大姑娘，着實好看呢。」

「他又活潑又妖媚，同寡婦一樣。」

央都列「「斯里哀哼道，「你們見鬼了。」

那約安還是吊在那樑子上面，說道，「央都列閣下，閉你鳥嘴，如有半聲不字，我就跳上你的

頭來。」

央都列閣下擡頭一看，似乎打量那柱子有多少高，那個寶貝有多少重，自家肚裏就把那速度的平方同這個重量乘一乘，就不響了。

那約安見戰勝了「口斯里哀，越發耀武揚威的起來，喊道，「驅逐「口斯里哀，驅逐那皂隸，那書記，驅逐那神學家，醫生，驅逐那學監，那校長！」

央都烈閣下掩耳不迭道，「這不是世界末日麼！」

有一個在窗盤上坐的喊道，「你說校長，他就在這裏，望這個殿走來呢。」

大家都朝着殿外望。

那約安爬在殿的裏進一根柱上，看不見殿外的事情，問道，「可真是我們尊貴的校長第波閣下麼？」

大家都答道，「不錯的，不錯的，就是他，就是校長第波閣下。」

原來正是那校長同着大學裏那般尊貴前來迎接大使，排起隊走來，這時候正走到殿前那

塊空地上。那些學生一齊擠到窗子上來看一面就百般喊叫，用種種譏諷話來歡迎他們。那校長領隊在前却是第一個被攻的。

「校長先生你好呀！哎呀，你好呀！」

這個老賭徒，「他到這裏幹什麼？難道他倒肯丟開他的骰子麼？」

「你看他騎着那騾子那付樣子；他騾子的耳朵還沒有他的耳朵長呢。」

「哎呀，校長第波先生老不死的東西！老賭徒！」

「皇天保佑你，你昨兒晚上常常擲着兩個六點麼？」

「好副賊形，都是因為喜歡那賭博同那骰子弄得彎腰駝背的。」

「第波，你離開大學跑到城裏來幹什麼？」

約安募南喊道，「他一定是到第波去得街尋一間房子住。」

大家一齊拍掌跟着說起來，那聲音好像雷鳴一般。

「校長先生，賭鬼！你到第波去得街找房子是不是？」

這就輪倒同他來的這般尊貴了。

「驅逐那皂隸，驅逐那荷旗的！」

「驅逐穿白衣的神學家！」

「驅逐那醫生！」

「約安，那聖欲恩菲哀夫的牧師你說怎樣辦呢？」

「叫他們見鬼去！」

「你看那邊是西孟山，梗閣下，皮考得的選舉人，他同他的妻子一塊兒來。」

「西孟閣下，不要害怕！」

「選舉先生，你今兒好！」

「選舉先生夫人，你今晚好！」

那約恩斯「口囊」的落還是在那梁上縫兒中間，嘆道，「他們好不快活，可以看見這許多東

西。」

在那個當兒，那大學裏的賣書的央都列（央都列）斯里哀閣下，咬着那皇家硝皮匠幾耳斯雷考呂閣下的耳朵說道：「先生，我對你說，這是世界末日了。從來沒有看見學生子這們放肆的，這都是這個世紀裏那般該死的人發明許多新東西的結果。什麼槍礮囉，蛇紋石囉，炸彈囉，最可惡的就是那印刷機器，都是德國來的害人的東西。他門不要那抄本了，不要書了，那印刷機器滅了售書業了。這樣下去一定是世界末日到了。」

那硝皮匠道：「我看那絲絨這般行時起來，也是這般樣想。」

在這個時候十二點鐘響了。

大家不約而同的都說道：「元！元！」

那學生子也不吵了。大家聚攏來，底下的脚上面的頭一齊動，都欬嗽一聲，潤潤喉嚨，嘆一聲氣；各人佔一個好位子等那戲看。殿裏頭鴉雀無聲的；各人的頸子伸着；嘴兒張着；那視線都注在那大理石桌上來——桌子上一點動靜也沒有。那四個警察還在那裏，直僵僵的不動好像四個泥塑的神像一般。大家眼睛都向那弗郎多大使訂的包廂望來。那包廂的門是關着，那包廂裏是

空着。這般人衆自清早跑來，候的是三樣事情：十二點鐘，弗郎多的大使，看戲。這三樣只有十二點鐘這一樣不曾誤卯。

這個打擊真是太厉害了。

大家等了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五分鐘，一刻鐘；沒有什麼出現。那包廂還是沒人到；那戲臺上也沒有聲音。大家不高興起來就有點不耐煩了。起初還不過低低的說，「那戲呢？那戲呢？」到末了就用起惡聲來。那人海上面起初不過微微的一點風，往後那風漸漸的緊了，只要等一個雷響就是大風雹來了囉。那就是我們的這位朋友約安募南他先生第一個他發作起來。

他盡他全肺的力喊道，「這戲呢？弗郎多人着鬼了麼？」他喊的時候將一個身纏在那柱子上好像一條莽蛇一樣。

大家拍起手來，跟着說道，「這戲呢？讓那弗郎多人見鬼罷了。」

那學生喊道，「我們即刻要看戲，不然，照我的意見，就把那巴黎警察長吊起來，就算一齣悲劇。」

衆人喊道，「說得不錯，我們先將這四個警察吊起來。」

大家都贊成。那四個遭瘟的警察就你看我我看你的面上發起白來。這許人衆都望這邊擠來，那個木頭欄杆本來不堅固經不起那庶多人的壓力就望着裏面彎進去，眼看就要擠倒。欄杆倒了，衆人就要近身了。

這個時候真是危險萬分。

四面八方都喊道，「把他們裝在袋子裏！把他們裝起來！」

在那個時候，那個後臺的簾子忽然掀開，走出一個人來，只要他這副形狀，就把衆人的脚子停住，好像有魔術一般，大家的怒氣都沒有了，都想要曉得他是什麼人。

「不要吵！不要吵！」

那個人倒是有點膽怯，混身發抖，一路打躬，看看走到臺前，那腳膝頭就要彎到地了。那時候大家沉靜了許多了，不過還有那嗡嗡的聲音，這些一個大衆裏面不能免的。

那人道，「列位先生們，女士們，我們今日有幸在那教主大先生之前演戲，戲名叫「貞女瑪利

夫人之良判。」那裏頭的「具皮得」

希臘神名

就是我做。主教先生現在同最榮貴的大使奧地利其

公爵先生在一塊兒，都在波特門那兒聽大學校長先生演說。等那教主大先生來了，我們就開演囉。」

要沒有這具皮得這一出來，那四個倒霉的警察準是沒命了。況且這具皮得大爺的衣服是實在考究，吸住了衆人的視線，把衆人靜了下來。他這衣服的功勞也不在小處。那具皮得身上穿的是黑絨的鎖子甲，甲上吊着庶多金釘子兒；頭上戴着一頂盔，上面嵌着金的銀的結子；如果不是那付大紅鬚鬚把他半個面孔遮住了，不是他手裏那一捲金光燦爛的東西，上面貼着庶多五金色的薄片兒，人家看見過的就曉他手上拿的是一個雷了，不是他的脚上綁着希臘式的帶兒，他這一副威嚴的架子，很可同當日伯勒先生營裏的弓手比上一比呢。

二 皮哀谷南古

不過他這身行頭就是有什麼魔力可以把衆人靜住，給他這幾句話一說，也就完結了；等到他說到末了這句不中聽的話道：「等那教主大先生來了，我們就開演囉。」他的聲音就給一陣雷